

卷四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即炎
 瑞鳳
 蓋此數
 語中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 四 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
 寶琴零落金星滅
 當時歌舞人不回
 佳人體似酥
 暗怪教君骨髓枯

簫箏不響歌喉咽
 玉階寂寞墜秋露
 化為今日西陵灰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雄劍無威光彩沉
 月照當時歌舞處
 雖然不見人頭落

這一日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只此便是生理

金瓶梅

三卷

在家中，也閑到處，刮涎生理，全不幹氣。毬兒不離在身邊，每日街頭站窮的，又不趨富貴。他偏羨從早晨，只到晚，不得甚飽餐，轉不得大錢。他老婆常被入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衆人在院內打雙陸，踢氣毬，飲酒。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悄附耳低言道：「大娘二娘家去了，花二娘叫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這西門慶听了，暗暗叫玳安把馬吊在後門邊，等着我。于是酒也不吃，拉桂姐到房中，只坐了一回兒，就出來推淨手。于後門上馬，一溜烟走了。應伯爵使保兒去拉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裡有事，那裡肯轉來。」教玳安兒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箇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去使了，鬚直跟至院門首方回。應伯爵等衆人，還吃到二更纔散。正是：

笑罵由他笑罵

歡娛我且歡娛

三卷終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四

第十六回

西門慶擇吉佳期

應伯爵追歡喜慶

傾城傾國莫相疑

巫水巫雲夢亦痴

紅粉情多銷駿骨

金蘭誼薄惜蛾眉

溫柔鄉裡精神健

窈窕風前意態奇

村子不知春寂寂

千金此夕故踟躕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馬，逕到獅子街李瓶兒家，見大門關着，就知堂客轎子家去了。玳安叫馮媽媽開了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在堂中秉燭花冠，齊整素服，輕盈正倚簾櫳，盼望見西門慶來，忙移蓮步，款促湘裙下階，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這裡，只剛纔起身去了。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里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二哥謝子純，早晨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來不想又撞見兩箇朋友拉去院。」

金瓶梅

四卷 第十六回

一片春
鐵石
人亦動

裡撞到這咱晚我恐怕你這里等候小厮去時教我推淨手打後門跑了
不然必吃他們掛住了休想來的成李瓶兒道適間多謝你重禮他娘們
又不肯坐只說家裡没人教奴到没意思的于是重飾美酒再整佳餚堂
中把花燈都點上放下暖簾來金爐添獸炭寶篆焚龍涎婦人通酒與西
門慶磕下頭去說道拙夫已故舉眼無親今日此杯酒只靠官人與奴作
個主兒休要嫌奴醜陋奴情願與官人鋪床疊被與眾位娘子作個姊妹
奴自己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說着滿眼淚落西門慶一手接酒一手
扯他道你請起來既蒙你厚愛我西門慶銘刻于心待你孝服滿時我自
有處不勞你費心今日是你好日子咱每且吃酒西門慶吃畢亦滿斟一
盃回奉婦人吃畢安席坐下馮媽媽單管厨下須臾拏麵上來吃西門慶
因問道今日唱的是那兩箇李瓶兒道今日是董嬌兒韓金釧兒兩箇臨

晚送他三娘五娘家中討花兒去了兩個在席上交杯換盞飲酒綉春迎
春兩箇在旁斟酒下菜伏侍只見玳安上來與李瓶兒磕頭拜壽李瓶兒
連忙起身還了個萬福分付迎春教老馮厨下看壽麵點心下飯拏一壺
酒與玳安吃西門慶分付吃了早些回家去罷李瓶兒道到家裡你娘問
休說你爹在這裡玳安道小的知道只說爹在裡邊過夜明日早來接爹
就是了西門慶點了點頭兒當下把李瓶兒喜歡的要不的說道好箇乖
孩子眼裡說話又叫迎春拏二錢銀子與他節間買瓜子兒嗑明日你拏
個樣兒來我替你做好鞋兒窠那玳安連忙磕頭說小的怎敢走到下
邊吃了酒飯帶馬出門馮媽媽把大門上了拴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枚吃
了一回又拿一付三十二扇象牙牌兒桌上鋪茜紅苦條兩箇抹牌飲酒
吃一回分付迎春房裡秉燭原來花子虛死了迎春綉春都已被西門慶

要了以此凡事不避教他收拾鋪床拿菓盒杯酒又在床上紫錦帳裡婦人露着粉般身子西門慶香肩相並玉體厮挨兩個看牌拿大鍾飲酒因問西門慶你那邊房子幾時收拾西門慶道且待二月間興工連你這邊一所逼身打開與那邊花園取齊前邊起蓋個山子捲棚花園耍子後邊還蓋三間說花樓婦人因指道奴這床後茶葉箱內還藏三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確子水銀八十斤胡椒你明日都搬出來替我賣了銀子湊着你蓋房子使你若不嫌奴醜陋到家好友對大娘說奴情願與娘們做個姊妹隨閣把我做第幾個也罷親親奴捨不的你說着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西門慶忙把汗巾兒抹拭說道你的情意我已盡知待你這還孝服滿我那邊房子蓋了纔好不然娶你過去沒有住房婦人道既有實心娶奴家去到明日好友把奴的房蓋的與他五娘在一處奴捨不的

深情人必必飛兒太濃太無意深於情者故一疎印歌在名之意微矣

在我見街邊之意

接一夏生意映出西門慶來市井

他好個人兒與後邊孟家三娘見了奴且親熱兩箇天生的打扮也不相兩箇姊妹只相一個娘兒生的一般惟有他大娘性兒不是好的快眉眼裡掃人西門慶說道俺吳家的這個拙荆他到是好性兒哩不然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明日這邊與那邊一樣蓋三間樓與你居住安兩箇角門兒出入你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哥哥這等纔可奴之意于是兩箇顛鸞倒鳳淫慾無度狂到四更時分方纔就寢枕上並肩交股直睡到次日飯時不起來婦人且不梳頭迎春拿進粥來只陪着西門慶吃了半盞粥兒又拿酒來二人又吃原來李瓶兒好馬爬着教西門慶坐在枕上他倒插花往來自動兩箇正在美處只見玳安兒外邊打門騎馬來接西門慶喚他在窻下問他話玳安說家中有三個川廣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許多細貨要科兌與傅二叔只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約八月中我完銀子大娘

面目以
見後當
書破敗
之暴無
怪也

使小的來請爹家去理會此事西門慶道你没說我在這里玳安道小的
只說爹在桂姨家沒說在這里西門慶道你看不曉事教傅二叔打發他
便了又來請我怎的玳安道傅二叔講來客人不肯直等爹去方纔批合
同李瓶兒道既是家中使孩子來請買賣要緊你不去惹的大娘不恠麼
西門慶道你不知賊蠻奴才行市遲貨物沒處發兌纔來上門脫與人若
快時他就張致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舖子大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
他不來尋我婦人道買賣不與道路為響只依奴到家打發了再來往後
日子多如柳葉兒哩西門慶于是依李瓶兒之言慢慢起來梳頭淨面戴
網巾穿衣服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了西門慶一直帶着個眼紗騎馬來
家舖子裡有四五個客人等候秤貨兌銀批了合同打發去了走到潘金
蓮房中金蓮便問你昨日往那里去來實說便罷不然我就嚷的塵鄧鄧

的西門慶道你們都在花家吃酒我和他們燈市裡走了走就同往裡邊
吃酒過一夜今日小厮接我方纔來家金蓮道我知小厮去接那院裡有
你魂兒罷麼賊負心你還哄我哩那淫婦昨日打發俺們來了弄神弄鬼
的晚夕叫了你去合搗了一夜合搗的了纔放來了玳安這賊囚根子久
慣兒牢成對着他大娘又一樣話兒對着我又是一樣話兒先是他回馬
來家他大娘問他你爹怎的不來在誰家吃酒哩他回說和傅二叔衆人
看了燈回來都在院裡李桂姨家吃酒叫我明早接去哩落後我叫了問
他他笑不言語問的急了纔說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里哩賊囚板他怎
的就知我和你一心一計想必你叫他說來西門慶道我那里教他于是
隱瞞不住方纔把李瓶兒晚夕請我去到那里與我遞酒說空過你們來
了又哭哭啼啼告訴我說他没人手後半截空晚夕害怕一心要我娶

罰的急
了四子
自家寫
出自家
好問妙
甚於此

敬語說
來非似
聽之甚
賢然日
是一時
順情之
言非素
性也故
精遊之
輒怒愛
強婦人
大都如
此

他問幾時收拾這房子他還有些香繖細貨也值幾百兩銀子教我曾經
紀替他打發銀子教我收湊着蓋房子上緊修蓋他要和你一處任與你
做箇姊妹恐怕你不肯婦人道我也不多着個影兒在這里巴不的來總
好我這里也空落落的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自古船多不碍港車多不
碍路我不肯招他當初那箇怎麼招我來攬奴甚麼分兒也怎的倒只怕
人心不似奴心你還問聲大姐姐去西門慶道雖故是恁說他孝服未滿
哩說畢婦人與西門慶脫白綾襖袖子裡滑浪一聲吊出個物件兒來拿
在手內沉甸甸的彈子大認了半日竟不知甚麼東西但見
原是番兵出產逢人薦轉在京身軀瘦小內玲瓏得人輕借力展轉作
蟬鳴解使佳人心顫慣能助腎威風號稱金面勇先鋒戰降功第一揚
名勉子鈞

只在無
意出點
墨

婦人認了半日問道是甚麼東西兒怎的把人半邊胳膊都麻了西門慶
笑道這物件你就知道了名喚做勉鈴南方勉甸國出來的好的也值
四五兩銀子婦人道此物使到那里西門慶道先把他放入炕內然後行
事妙不可言婦人道你與李瓶兒也幹來西門慶于是把晚間之事從頭
告訴一遍說得金蓮淫心頓起兩個白日裡掩上房門解衣上床交歡正
是 不知子晉緣何事 纔學吹簫便作仙

話休饒舌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把李瓶兒的香蠟等物都秤了斤兩共
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其餘都付與西
門慶收了湊着蓋房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工動土將五百兩銀
子委付大家來招并主管資四卸磚瓦木石管工計帳這資四名喚資
第傅年少生的浮浪巖虛百能百巧原是內相勤兒出身因不守本分被

盛百四
禮禮

遷不遷
二線

趕出來初時跟着人做兄弟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把人家奶子拐出來做了渾家却在故衣行做經紀琵琶簫管都會西門慶見他這般本事常照管他在生藥舖中秤貨討中人錢使以此凡大小事情少他不得當日賁四來招督管各作匠人與工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打開墻垣築起地腳蓋起捲棚山子各亭臺要子去處非止一日不必盡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起蓋花園約個月有餘却是三月上旬乃花子虛百日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要把花子虛靈燒了房子賣的賣不的你着人來看守你早把奴娶過去罷隨你把奴做第幾個奴情願伏侍你鋪床疊被說着淚如雨下西門慶道你休煩惱我這話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直待與你把房蓋完那時你孝服將滿娶你過門不遲李瓶兒道你既有真心娶奴先早把奴房攬掇蓋了娶過奴去到你家住一日

如一步
如二步
地也

所應極
是但此
時拒之
晚矣

死也甘心省得奴在這里度日如年西門慶道你的話我知道了李瓶兒道再不的了我燒了靈先搬在五娘那邊住兩日等你蓋了新房子搬移不遲你好歹到家和五娘說我還等你的話這三月初十日是他百日我好念經燒靈西門慶應諾與婦人歇了一夜到次日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了金蓮道可知好哩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住你還問聲大姐姐去我落得河水不洗船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裡來月娘正梳頭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從頭至尾說一遍月娘道你不好娶他的他頭一件孝服不滿第二件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買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許多東西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我聞得人說他家房族中花大是個刁徒潑皮倘一時有些聲口倒沒的惹風子頭上搔奴說的是好話趙錢孫李你依不依隨你幾句說的西門慶閉

這個也
羅了一
語意得
交情極
地可勝
痛哭

口無言走出前廳來坐在椅子上沉吟又不好回李瓶兒話又不好不去
從容得效
 的尋思了半日還進入金蓮房裡來金蓮問道大姐姐怎麼說西門慶把
平○心○言○便○公○
 月娘的話告訴了一遍金蓮道大姐姐也說的是你又買了他房子又娶
 他老婆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既做朋友沒絲也有寸交官兒也看喬了
 西門慶道這個也罷了到只怕花大那厮沒圈子跳知道挾制他孝服不
 滿在中間鬼渾怎生計較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金蓮道吓有甚難處的
 事你到那里只說我到家對五姐說來他的樓上堆着許多藥料你這家
 伙去到那里沒處堆放亦發再寬待些時你這邊房子也七八蓋了攬撥
 匠人早些裝修油漆停當你這里孝服也將滿那時娶你過去却不齊備
 些強似搬在五姐樓上董不董素不素擠在一處甚麼樣子管情他也罷
 了西門慶聽言大喜那里等的時分就走到李瓶兒家婦人便問所言之

心病改
忍不佳
說出

事如何西門慶道五姐說來一發等收拾油漆你新房子你搬去不遲如
 今他那邊樓上堆的破零零的你這些東西過去那里堆放還有一件打
 攬只怕你家大伯子說你孝服不滿如之奈何婦人道他不敢管我的事
 你說各衣另飯當官寫立分單已倒斷開了只我先嫁孫爹娘後嫁孫自
 已常言嫂叔不通問大伯管不的我暗地裡事我如今見過不的日子他
 顧不的我他若但放出個屁來我教那賊花子坐着死不敢睡着死大官
 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因問你這房子也得幾時方收拾完備西門慶道
 我如今分付匠人先替你蓋出這三間樓來及至油漆了也到五月頭上
 婦人道我的哥哥你上緊些奴情願等着到那時候也罷說畢了髮擺上
 酒兩個歡娛飲酒過夜西門慶自此沒三五日不來俱不必細說光陰迅
 速西門慶家中已蓋了兩月房屋三間玩花樓裝修將完只少捲棚還未

安祿一日五月筵賓時節正是

家家門插艾葉

處處戶掛靈符

李瓶兒治了一席酒請過西門慶來一者解粽二者商議過門之事擇五月十五日先請僧人念經燒靈然後西門慶這邊擇娶婦人過門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你燒靈那日花大花三花四請他不請婦人道我每人把個帖子隨他來不來當下計議已定單等五月十五日婦人請了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在家念經除靈西門慶那日封了三錢銀子人情與應伯爵做生日早晨拿了五兩銀子與玳安教他買辦置酒晚夕與李瓶兒除服却教平安畫童兩個跟馬約午後時分往應伯爵家來那日在席者謝希大祝實念孫天化吳典恩雲理守常峙節白賚光連新上會真第傳十箇朋友一箇不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彈唱過畢酒上坐之時西門慶叫過

兩個小優兒認的頭一個是吳銀兒兄弟名喚吳惠那一個不認的跪下說道小的是鄭愛香兒的哥叫鄭奉西門慶坐首席每人賞二錢銀子吃到日西時分只見玳安拿馬來接向西門慶耳邊悄悄說道二娘請爹早些去西門慶與了他個眼色就往下走被應伯爵叫住問道賊狗骨頭兒你過來實說若不實說我把你小耳朶擰過一邊來你應爹一年有幾個生日恁日頭半天裡就拿馬來端的誰使你來或者是你家中那娘使了你來或者是裡邊十八子那里你若不說過一百年也不對你爹說替你這小狗禿兒娶老婆玳安只說道委的没人使小的小的恐怕夜緊爹要起身早拿馬來問候應伯爵奈何了他一回見不說便道你不說我明日打聽出來和你這小油嘴兒算帳于是又斟了一鍾酒拿了半碟點心與玳安下邊吃去良久西門慶下來更衣叫玳安到僻靜處問他話今日花

家有誰來。玳安道：「花三往鄉裡去了，花四家裡害眼，都沒人來。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吃了一日齋飯，他漢子先家去了，只有他老婆臨去，二娘叫到房裡去，與了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還與二娘磕了頭。」西門慶道：「他沒說甚麼？」玳安道：「一字通沒敢題甚麼，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他三日要來。」玳安走走，西門慶道：「真個說此話來？」玳安道：「小的怎敢說謊？」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問齋供了畢，不曾玳安道和尚老早就去了，靈位也燒了。二娘說請爹早些過去，西門慶道：「我知道了，你外邊看馬去。」這玳安正往外走，不想應伯爵在過道內聽，猛可叫了一聲，把玳安嚇了一跳。伯爵罵道：「賊小狗骨頭兒，你不對我說我怎的也聽見了，原來你爹兒們幹的好繭兒。」西門慶道：「恁狗才休要倡揚。」伯爵道：「你央我央兒，我不說便了，于是走到席上，如此這般對眾人說了一回，把西門慶拉着說道：「哥，你可成

鋪一味 虛奉承 却認得 壯胆且 句句都 打在心 坎上故 西門慶 獨與伯 爵交厚

又進一 步奉承 寫出無 所不至 之情

箇人有這等事，就掛口不對兒，弟們說聲兒，就是花大有些話說哥，只分付俺們一聲，等俺們和他說，不怕他不依他，若敢道個不字，俺們就與他結下個大疙瘩，端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哥一一告訴俺們，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哥若有使令去處，兄弟情愿，火裡火去，水裡水去，弟兄們這等待你哥，還只顧瞞着不說，謝希大接過說道：「哥若不說，俺們明日倡揚的裡邊，李桂姐、吳銀兒知道了，大家都不好意思的。」西門慶笑道：「我教衆位得知罷，親事已都停當了，謝希大道：「哥到明日娶娘子過門，俺們賀哥去。」哥好友，叫上四個唱的，請俺們吃喜酒。」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一定奉請列位兄弟祝實，念道：比時明日與哥慶喜，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盃兒酒先慶了喜罷。」于是叫伯爵把酒，謝希大執壺祝實，念捧菜，其餘都陪跪，把兩個小優兒也叫來跪着，彈唱一套十三腔喜遇吉日，一連把西門

慶灌了三四鍾酒祝實念道哥那日請俺們吃酒也不要少了鄭奉吳惠
 兩個因定下你二人好友去鄭奉掩口道小的們已定伺候須臾酒畢
 各歸席坐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晚那西門慶那里坐的在起眼錯起身
 走了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謝希大道應二哥你放哥去罷休要誤了他
 的事教嫂子見怪那西門慶得手上馬一直走了到了獅子街李瓶兒摘
 去孝髻換上一身艷服堂中燈火熒煌預備下一桌齊整酒餚上面獨獨
 安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了髮執壺李瓶兒滿斟一杯遞上去磕了四
 個頭說道今日靈已燒了蒙大官人不棄奴家得奉巾櫛之歡以遂于飛
 之願行卑禮起來西門慶下席來亦回遞婦人一盃方纔坐下因問今日
 花大兩日子沒說甚麼李瓶兒道奴午齋後叫他進到房中就說大官人
 這邊親事他滿口說好一句閑話也無只說明日三日裡教他娘子兒來

要接兒
 所店給
 花大也
 見彼師
 然之得
 伯爵裝
 語壯壯
 硬忍杰
 口硬小
 人稱強
 情能可
 想

只就眼
 前事憂
 寫而歡
 情可拘
 可見支
 離藤蔓
 皆非妙
 文也

咱家走走奴與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兩口子歡喜的要不的臨出門謝
 了又謝西門慶道他既恁說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差甚麼但有一句閒
 話我不饒他李瓶兒道他若放辣騷奴也不放過他于是銀鑲鍾兒盛着
 南酒綉春斟了送上李瓶兒陪着吃了幾杯真個是年隨情少酒因境多
 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比常時益發歡喜臉上堆下笑來問西門慶道
 方纔你在應家吃酒玳安來請你那邊没人知道麼西門慶道又被應花
 子猜着逼勒小廝說了幾句鬧混了一場諸弟兄要與我賀喜喚唱的做
 東道又齊攢的那襯灌上我幾杯我起眼錯就走出來還要攔阻又說好
 說反放了我來李瓶兒道他們放了你也還解趣哩西門慶看他醉態顛
 狂情眸眷戀一霎的不禁胡亂兩個口吐丁香臉偎仙杏李瓶兒把西門
 慶抱在懷裏叫道我的親哥你既真心要娶我可趁早些你又往來不便

休丟我在這里日夜懸望說畢翻來倒去攪做一團，真是

情濃胸湊緊，款洽臂輕籠，膽把銀缸照，猶疑是夢中。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許嫁蔣竹山

早知君愛歇，本自無容妬，誰使恩情深，今來反相誤。

愁眠羅帳曉，泣坐金閨暮，獨有夢中魂，猶言意如故。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周守備生日，西門慶封五星分資，兩方手帕，打選衣帽齊整，騎疋大白馬，四個小廝跟隨，往他家拜壽。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荆千戶、賀千戶一班武官兒飲酒鼓樂迎接，搬演戲文。玳安接了衣裳，回馬來家，到日西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里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領銀匠整理頭面完備，今日送來，請你爹那里瞧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今日

在守備府周老爺處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等我到那里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眾官員正飲酒間，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家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領銀匠送了頭面來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備那里肯放攔門拿巨杵，相勸西門慶道：「蒙大人見賜，寧可飲一杯，還有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于是一飲而盡，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了，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內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目。黃烘烘火焰般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單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准娶。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吃了一回，使丫鬟房中搽抹涼蓆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焚蘭麝，衾



展鮫綃脫去衣裳，並肩登股飲酒調笑，良久春色橫着，淫心蕩漾。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然後乘着酒興，坐于床上，令婦人橫擗于衽席之上，與他品簫，但見

不竹不絲不石，肉音別自唔啞。流蘇瑟瑟碧紗垂，
辨不出宮商角徵，一點櫻桃欲綻。纖纖十指頻移

深吞添吐兩情痴，不覺靈犀味美

西門慶醉中戲問婦人當初花子虛在時也和他幹此事，不幹婦人道他逐日睡生夢死，奴那里耐煩和他幹。這營生他每日只在外邊胡撞，就來家奴等閑也不和他沾身。況且老公公在時和他另在一間房睡着，我還把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好不好對老公公說了要打備棍兒。奴與他這般頑耍，可不碲碲殺奴罷了。誰似冤家這般可奴之意，就是醫好的藥一般。

燕兒與
公公
相好
言不



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兩箇耍一回，又幹了一回，傍邊迎春伺候，下一個小方盒都是各樣細巧菓品。小金壺內滿泛瓊漿，從黃昏掌上燈燭，且幹且飲，直耍到一更時分。只聽外邊一片聲打的大門响，使馮媽媽開門，瞧去原來是玳安來了。西門慶道：我分付明日來接這咱晚，又來做甚麼。因叫進來問他，那小廝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因西門慶與婦人睡着，又不敢進來，只在簾外說道：姐姐夫都搬來了。許多箱籠在家中，大娘使我不來請爹快去計較話哩。這西門慶聽了，只顧猶豫。這咱晚端的有甚緣故，須得到家瞧瞧。連忙起來，婦人打發穿上衣服，做了一盞暖酒與他吃。打馬一直到家，只見後堂中秉着燈燭，女兒女婿都來了，堆着許多箱籠。床帳家伙先吃了一驚，因問怎的這咱來。家女婿陳敬濟磕了頭，哭說：近日朝中俺楊老爺被科道官參論倒了聖旨下來，拿送南牢問罪。門下親

族用事人等都問擬枷號充軍。昨日府中楊幹辦連夜奔來透報與父親知道。父親慌了教兒子同大姐和些家伙箱籠且暫在爹家中寄放躲避。些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里打聽消息去了。待事寧之日恩有奉報不敢有忘。西門慶問你爹有書沒有。陳敬濟道有書在此。向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拆開觀看。上面寫道：

春生陳洪頭首書

大德西門親家台覽。餘情不敘。茲因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界。兵部主尚書不發救兵。失誤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劾劾太重。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俱照例發邊徭充軍。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投。先打發小兒令愛隨身箱籠家活暫借親家府上寄寓。生即上京沒在姐夫張世廉處打聽。

示下待事務寧帖之日回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誠恐縣中有甚聲色。生令小兒另外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報沒齒不忘。燈下草草不宣。

仲夏二十日洪再拜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脚。教吳月娘安排酒中管待女兒女婿。就令家下人等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陳敬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交與西門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營來與他五兩銀子。教他連夜往縣中承行房裏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即報來看。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

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懇乞宸斷。亟誅誤國權奸。以振本兵。以消虜患。事臣聞夷狄之禍自古有之。周之玁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迨

經世論
入名臣
奏中

及五代而契丹浸強至我

皇宋建國大遼縱橫中國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語云霜降而堂鐘鳴雨下而柱礎潤以類感類必然之理譬若病夫腹心之疾已久元氣內消風邪外入四肢百骸無非受病雖盧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勢正猶病夫尪羸之極矣君猶元首也輔臣猶腹心也百官猶四肢也

陛下端拱于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于下元氣內充榮衛外扞則虜患何繇而至哉今招夷虜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本以儉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恥之行讒諂回諛上不能輔君當道贊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徒以利祿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蔽欺君中傷善類忠士為之解體四海為之寒心聯翩朱紫萃聚一門

通者河湟失議王議伐遼內割三郡郭藥師之叛卒致金虜背盟憑陵中衰此皆誤國之大者皆繇京之不職也王黼貪庸無賴行比俳優蒙京汲引薦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廼者張達殘于太原為之張皇失散今虜犯內地則又挈妻子南下為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楊戩本以純袴膏梁叨承祖蔭憑籍寵靈典司兵柄濫膺闔外大姦似忠怯懦無比此三臣者皆朋黨固結內外蒙蔽為

陛下腹心之蠱者也數年以來招災致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生民離散盜賊猖獗夷虜犯順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綱紀廢弛雖擢髮不足為以數京等之罪也臣等待罪該科備員諫職徒以目擊奸臣誤國而不為

皇上陳之則上辜君父之恩下負平生所學伏乞宸斷將京等一千黨惡人犯或下廷尉以示薄罰或致極典以彰顯戮或照例枷號或投之荒裔以禦魍魎庶天意可回人心暢快國法以正虜患自消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奉

聖旨蔡京姑留輔政王黼楊戩着拿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續該三法司會問過并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本兵不職縱虜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手下壞事家人書辦官掾親黨董升盧虎楊盛履宜韓宗仁陳洪黃玉劉盛趙弘道等查出有名人犯俱問擬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衛充軍

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耳邊廂只聽聽的一聲魂魄不知往那里去了就是
驚傷六葉連肝肺
嚇壞三毛七孔心

當下卽忙打點金銀寶玩馱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臥房中悄悄分付如此這般僱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你陳親家老爹下處但有不好聲色取巧打點停當速來回報又與了他二人二十兩銀子絕早五更僱脚夫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分付來昭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下人無事亦不許往外去西門慶只在房裡走來走去憂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蜈蚰一般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吳月娘見他愁眉不展面帶憂容只得寬慰他說道他陳親家那邊爲事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也不須焦愁如此西門慶道你婦人知道些甚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箇業障搬來咱家住着平昔街坊鄰舍惱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着羊駒駟戰倘有小人

強梁人
結總何
管不自
知

指捌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正是關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這里西門慶在家納悶不題。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不見動靜。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大門。關得鐵桶相似。等了半日。沒一個人。牙兒出來。竟不知怎的。看看到二十四日。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而來。就請西門慶過去說話。叫門不開。立在對過房簷下。等少頃。只見玳安出來。飲馬。看見便問馮媽媽。你來做甚麼。馮媽媽說。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怎的不見動靜。請你爹過去說話。玳安道。俺爹連日有些事兒。不得閒。你老人家還拿頭面去。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好哥哥。我在這里等着。你拿進頭面去。和你爹說去。你二娘那里好。不惱我哩。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走到裏邊。半日出來。道對爹說了。頭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幾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里說話。這馮媽媽一直走來。回了婦人。話婦

人又等了幾日。看看五月將盡。六月初旬。朝思暮盼。音信全無。夢攘魂勞。佳期間阻。正是

懶把蛾眉掃。羞將粉臉勻。滿懷幽恨積。憔悴玉精神。

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每日茶飯頓減。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轉躊躇。忽聽外邊打門。彷彿見西門慶來到。婦人迎門笑接。攜手進房。問其爽約之情。各訴衷腸之話。綢繆繾綣。徹夜歡娛。雞鳴天曉。便抽身回去。婦人恍然驚覺。大呼一聲。精魂已失。馮媽媽聽見慌忙進房來看。婦人說道。西門爹他剛纔出去。你闖上門。不曾馮媽媽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里得大官人來。影兒也沒有。婦人自此夢境隨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攝其精髓。漸漸形容黃瘦。飲食不進。臥床不起。馮媽媽向婦人說。請了大衙口蔣竹山來看。其人年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材。人物飄逸。極是輕浮。狂詐

則字下得妙已
有再端之意

詞入臥室婦人則霧鬢雲鬟擁衾而臥似不勝憂愁之狀茶湯已罷了髮
 女放禱旬竹山就床診視脉息畢因見婦人生有姿色便開言說道學生
 適診病源娘子肝脉弦出寸口而洪大厥陰脉出寸口久上魚際至六慾
 七情所致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似有鬱結于中而不遂之意也似瘡非瘡
 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臥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夢與鬼交若不早
 治久而變為骨蒸之疾必有屬續之憂矣可惜可惜婦人道有累先生俯
 賜良劑奴好了重加酬謝竹山道學生無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藥必
 然貴體全安說畢起身這里送藥金五星使馮媽媽討將藥來婦人晚間
 吃了藥下去夜裡得睡便不驚恐漸漸飲食加添起來梳頭走動那消敷
 日精神復舊一日安排了一席酒餚備下三兩銀子使馮媽媽請過竹山
 來相謝蔣竹山自從與婦人看病懷覬覦之心已非一日一聞其請即具

一區便
齊清淺
前知



病根在
此故在
往增西
門慶身

服而往延之中堂婦人盛粧出見道了万福茶湯兩換請入房中酒饌已
 陳麝蘭香謁小了鬢秀春在傍描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婦人高擎玉盞
 向前施礼說道前日奴家中不好蒙賜良劑服之見効今粗治了一杯
 水酒請過先生來知謝知謝竹山道此是李生分內之事理當措置何必
 計較因見三兩谢礼說道這個李生怎麼敢領婦人道些須微意不成礼
 數万望先生笑納辞讓了半日竹山方逸收了婦人遞酒安下坐次飲過
 三巡竹山偷眼睨視婦人粉粧玉琢嬌艷驚人先用言以挑之因道李生
 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幾何婦人道奴虛度二十四歲竹山道似娘子這等
 妙年生長深閨處于富足何事不遂而前日有此鬱結不足之病婦人听
 了微笑道不瞞先生奴因拙夫夫世家事蕭條独自一身憂愁思慮何得
 無病竹山道原來娘子夫主歿了多少時了婦人道拙夫從去歲十一月

醫藥

忙忙中
又着一
段話語
令人失
笑一味
弄筆

搬兒典
西門慶
往還不
淺何至
聞言而
尋思三
語罵出
搬兒之
恩

卷一
今人
笑話
畢辭屈
禮隱
為竹山

金瓶梅 四卷 十七

得傷寒病死了。今已八個月。竹山道：曾吃誰的藥來？婦人道：大街上胡先生。竹山道：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他又不是我太醫院出身。知道甚麼。脉娘子怎的請他？婦人道：也是因街坊上人薦舉請他來。看。還是拙夫沒命，不干他事。竹山又道：娘子也還有子女，沒有婦人道：兒女俱無。竹山道：可惜娘子這般青春妙齡之際，獨自孀居，又無所出，何不尋其別進之路？其為幽鬱，豈不生病？婦人道：奴近日也請着親事，早晚過門。竹山便道：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婦人道：是縣前開生菜舖西門大官人。竹山听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孝生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詳細。此人專在縣中包攬說事，廣放私債，販賣人口，家中了頭不等，大小五六個老婆，着緊打倘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娘子早是對我說不然，進入他家，如飛蛾投火一般坑。

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時悔之晚矣。兄近日他親家那邊為事，干連他家躲

避不出房子，蓋的字落不合的都丟下了。東京關下文書坐落府縣，企人

到明日他蓋這房子，多是入宮抄沒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嫁他，做甚一篇

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况且許多東西丟在他家，尋思半晌暗中跌脚

嘆怪道：一替兩替請着他，不來他家中為事理，又見竹山語言活動一團

謙恭奴明日若嫁得恁樣個人也罷了。不知他有妻室，沒有因說道：既蒙

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淺。倘有甚相知人家舉保來說，奴無有恁不依之

理。竹山乘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學生打聽的實好。來這里說婦人

道：人家到也不論大小，只要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蔣竹山不聽便罷，聽

了此言，種喜的滿心癢，不知搔處，慌忙走下席來，雙膝跪下，告道：不瞞娘

子說，學生內幃失助中饋之人，鰥居已久，子息全無，倘蒙娘子垂憐，肯結

金瓶梅 四卷 第十七回

画一花
面作者
玩弄極
矣

泰晉之緣足稱平生之願學生暗到環結草不敢有忘婦人笑笑以手携之說這且請起未審先生鯁居幾時貴庚多少既要做親須得要個保山來說方成禮數竹出又跪下哀告道學生行年二十九歲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建生不幸去年荆妻已故家緣貧乏實出寒微今既蒙金諾之言何時水人之講婦人笑道你既年錢我這里有個媽媽姓馮拉他做個媒証也不消你行聘擇個吉日良時招你進來人門爲督你意下若何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學生重生父母再長爹娘夙世有緣三生大幸矣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遍了一杯交歡酒已戒其親事竹山歡至天晚回家婦人這里與馮媽媽商議說西門慶如此這般爲事吉凶難你况且奴家這邊没人不好了一場險不喪了性命爲今之計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馮媽媽通信過去擇六月十八日大

好日子把蔣竹山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過了三日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與竹山打開兩間門面店內煥然一新初時往人家看病只是走走後來買了一疋驢兒騎着在街上往來不在話下正是

一窪死水全無浪 也有春風擺動時

第十八回 賂相府西門脫禍 見嬌娘敬濟銷魂

柳梢青

有個人人。海棠標的。飛燕輕盈。酒暈潮紅。羞蛾一笑。生春。爲伊無限傷心。更說甚。巫山楚雲。斗帳香銷。紗窗月冷。着意温存。

話分兩頭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單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一日到東京進了萬壽門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聽只聽見街談巷議都說兵部王尚書昨日會問明白聖旨下來先

蔡大師
明明迴

後處決止有楊提督名下親族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奪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边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久熟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探聽府中消息少頃只見一個青衣人慌慌打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得是楊提督府裡親隨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如何因家主不曾分付以此不言語放過他去了遲了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着守門官深深唱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官道老爺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見有事稟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來保見他不肯實說曉得是要些東西就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了便問你要見老爺要見學士太爺老爺便是大管家翟謙稟太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稟各有所掌况老爺朝中未回止有學士太爺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請

朝中未
敬口用
隱隱約
約得
通真

出高管家來稟見太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
有事稟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來保慌忙
施禮遞上十兩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辦一路來見老爺討
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見了所以不曾趕上高安接了
禮物說道楊幹辦只剛纔去了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見見
太爺罷一面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廳傍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
三間敞廳綠油欄杆朱紅牌額石青填地金字大書天子御筆欽賜學士
琴堂四字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見爲祥和殿學士兼禮部尚書
提點太乙宮使來保在門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來然後喚來保入見
當廳跪下蔡攸深衣軟巾坐于堂上問道你是那里來的來保稟道小人
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老爺討信不想楊幹

辨先來見了小人趕來後見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蔡攸見上面寫着白米五百石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迴避閣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命秉筆楊老爺的事昨日內裡有消息出來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到李命那里去說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命府中聖爺憐憫看家楊老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邊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諱那彦的你李命誰是不知道也罷我這里還差個人同你去即令祇候官呈過一緘使了圖書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命如此替他說那高安承應下了同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着禮物轉過龍德街逕到天漢橋李那彦門首正值那彦朝散纔來家穿大紅縐紗袍腰繫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稟報說

撥路中
發世官
衙奴

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來保來旺進

是跪在廳臺下高安就在傍邊遞了蔡攸封緘并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那彦看了說道你蔡大爺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麼好受此禮物况你楊爺昨日聖心回動已沒事但只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已定問發幾個即令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照上寫着王黼名下書辦官董昇家人王廉班頭黃玉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掾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乞勅下法司將一千人犯或投之荒裔以禦魍魎或置之典刑以正國法來保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又替他跪稟一次那彦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擡書案過

改名巧
世此舞
文之才
文下偏
有

經此一
番便當

叔歎西
門慶事

過即已
所謂小

人而無
忘懼也

向不使
人一候

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廉。一面收上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兩銀子來保路上作辭。高官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還了房錢。星夜回清河縣來家見西門慶把東京所幹的事從頭說了一遍。西門慶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對月娘說。早時使人去打點不然怎了。正是這回西門慶性命有如。

落日已沉西嶺外
却被扶桑喚出來

手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過了兩日門也不開了花園照舊還蓋漸漸出來街上走動一日飛安騎馬打御子街過看見李瓶兒閃首開個大生藥舖裡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朱紅小櫃油漆牌匾吊着幌子甚是熱鬧歸來告與西門慶說還不知招贅蔣竹山一節只說二娘搭了個新夥計開了個生藥舖西門慶聽了半信不信一日七月中旬金風淅淅玉露冷冷

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撞見應伯爵謝希大兩人叫住下馬唱喏問道哥一向怎的不見兄弟到府上幾遍見大門關着又不敢叫整悶了這些時端的哥在家做甚事娘子娶過來不曾也不請兄弟們吃酒西門慶道不好告訴的因舍親陳宅那邊為些閒事替他亂了幾日親事另改了日期了伯爵道兄弟們不知哥吃驚今日既撞遇哥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請哥同到裡邊吳銀姐那里吃三杯權當解悶不踈分說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正是

高榭樽開歌妓迎

謾誇解語一含情

纖手傳盃分竹葉

一簾秋水浸桃笙

當日西門慶被二人拉到吳銀兒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時分已帶半酣。總放出來打馬正走到東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從南來走得甚慌西門慶

龍巖何 寺活志 寧完郎 當住何 至此時 撞着方 問西門 慶大托 大大做 身分故 有此失 也

勸住馬問道你那里去。馮媽媽道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裡魚籃會替過世。二爺燒箱庫去來。西門慶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麼。我明日和他說話去。馮媽媽道還問甚麼好。把個見見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吃人。搯了鍋兒去了。西門慶聽了失驚問道莫不他嫁人去了。馮媽媽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往你家去了幾遍。不見你大門關着。對大官兒說進去教你早動身你不理。今教別人戒了。你還說甚的。西門慶問是誰。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着。染病看看至死怎的請了蔣竹山來看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某日怎的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見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舖。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脚叫道苦哉你嫁別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王。八他有甚麼起解。于是一直打馬來家。剛下馬道儀門只見吳月娘孟玉

樓潘金蓮并西門大姐四個在前廳天井內月下跳馬索兒耍子。見西門

慶來家。月娘玉樓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只有金蓮不去。且扶着庭柱。靴被西門慶帶酒罵道淫婦們間的聲喚。平白跳甚麼百索兒。趕上金蓮踢了兩脚。走到後邊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走在西廂一間書房內。要了鋪蓋那里宿歇。打了頭罵小廝只是沒好氣。眾婦人同站在一處。都甚是着恐。不知是那緣故。吳月娘埋怨金蓮你見他進門有酒了兩三步。扒開一邊便了。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却教他蝗蟲蟻蚱。一例都罵着。玉樓道罵我們也罷。如何連大姐姐也罵起淫婦來了。沒槽道的行貨子。金蓮接過來道這一家子只是我好欺負的一般。三個人在這里只踢我一個兒。那個偏受用着甚麼也。怎的月娘就惱了。說道你頭裡何不叫。他連我踢不是你沒偏受用誰偏受用。恁的賊不識高低貨。我到

金蓮畢 人開口 亦惹入 壓月娘

賢婦觸
着也要
怪人可
見家處
老婆告
頭有所
不免

不言語你只顧嘴頭子哩。噤噤的金蓮見月娘惱了，便把話兒來撻說。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他，不知那里因着甚麼頭繇兒，只拿我煞氣要便。睜着眼，均着俺叫千也要打個臭死，萬也要打個臭死。」月娘道：「誰教你只要嘲他來，他不打你，却打狗不成？」玉樓道：「大姐姐且叫了小厮來問他聲。今日在誰家吃酒來，早晨好好出去，如何來家，恁個腔兒，不一時把玳安叫到跟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不實說，教大小厮來拷打你。』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玳安道：『娘休打待小的，實說了罷。』爹今日和應二叔們都在院裡，吳家吃酒散了，來在東街口上撞遇馮媽媽說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了。爹一路上惱的要不得。」月娘道：「信那沒廉恥的歪淫婦，浪着嫁了漢子來家，拿人煞氣。玳安道：『二娘沒嫁蔣太醫，把他倒帶門招進去了。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開了好不興的大藥舖，我來家告爹。」

說爹還不信。孟玉樓道：「論起來，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服也還未滿，就嫁人使不得的。」月娘道：「如今今年程論的甚麼，使不得的漢子，孝服未滿，浪着嫁人的，纔一個兒淫婦成日，和漢子酒裡眠，酒裡臥的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看官聽說月娘這一句話，一棒打着兩個人。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孝服不曾滿，再瞧人的聽了此言，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不在話下。正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却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到次早把女婿陳敬濟安他在花園中，同賁四管工記帳，換下來招教他看守大門。西門大娘白日裡便在後邊和月娘眾人一處吃酒，晚夕歸到前邊廂房中歇。陳敬濟每日只在花園中管，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飲食，都是內裡小厮拿出來吃，所以西門慶手下這幾房婦人都不曾見面。一日西門慶不在家，與提刑所賀

下戶送行去了。月娘因陳敬濟一向管工辛苦，不曾安排一頓飯兒。耐勞他向孟玉樓、李嬌兒說，待要管又說我多攬事，我待欲不管，又看不上人家的孩兒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勞兒。那個興心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玉樓道：「姐姐你是個當家的人，你不上心，誰上心？」月娘于是分付厨下安排了一桌酒餚點心。午間請敬濟進來吃一頓飯。這陳敬濟撇了工程，教賁四看管，逕到後邊，參見月娘，作揖畢，旁邊坐下。小玉拿茶來吃了，安放桌兒，拿蔬菜按酒上來。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請姐夫進來坐坐，自不得個閒。今日你爹不在家，無事，治了一杯水酒，權與姐夫耐勞。」敬濟道：「兒子蒙爹娘擡舉，有甚勞苦？這等費心，月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玉請大姑娘來，這里坐。小玉道：「大姑娘使着手就來，少頃只聽房中抹得牌响。」敬濟便問誰人抹牌。月娘道：「是大姐。」

與玉簫丫頭弄牌。敬濟道：「你看沒分曉？」娘這里呼喚不來，且在房中抹牌。不一時，大姐掀簾子出來，與他女婿對面坐下一同飲酒。月娘便問大嫂：「陳姐夫也會看牌，不會？」大姐道：「他也知道些，香臭兒。」月娘只知敬濟是志誠的女婿，却不道這小夥子兒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折牌道字，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正是：

自幼垂滑伶俐，風流博浪牢成，愛穿鴨綠出爐銀。

雙陸象棋幫襯，琵琶笙箏簫管，彈丸走馬負情。

只有一件不堪聞，見了佳人是命。

月娘便道：「既是姐夫會看牌，何不進去，咱同看一看？」敬濟道：「娘和大姐看罷，兒子却不當。」月娘道：「姐夫至親，問怕怎的？」一面進入房中，只見孟玉樓正在床上鋪茜紅毡看牌，見敬濟進來，抽身就要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

月娘曰
前狼入
室鄰又
誰尤

別人見個禮兒罷。向敬濟道：「這是你三娘哩。」那敬濟慌忙躬身作揖。玉樓還了萬福。當下玉樓大姐三人同抹敬濟。在傍邊觀看。抹了一回。大姐輪了下來。敬濟上來。又抹玉樓。出了個天地分。敬濟出了個恨點不到。吳月娘出了個四紅沉八不就。雙三不搭。兩久兒和兒不出。左來右去。配不着色頭。只見潘金蓮掀簾了。走進來。銀絲髮髻上戴着一頭鮮花兒。笑嘻嘻道：「我說是誰。原來是陳姐夫在這里。」慌的陳敬濟扭頭回頭。猛然一見。不覺心蕩目搖。精魂已失。正是五百年冤家相遇。三十年恩愛一日遭逢。月娘道：「此是五娘姐夫也。」只見個長禮兒罷。敬濟忙向前深深作揖。金蓮一面還了萬福。月娘便道：「五姐你來看小雛兒倒把老鴉子來贏了。」這金蓮近前一手扶着床護炕兒。一隻手拈着白紗團扇兒。在傍替月娘指點道：「大姐。這牌不是這等出了。把雙三搭過來。却不是天不同和牌。還贏了。」

既說
不務何
又麻逆
如此情
露得月
銀自册

陳姐夫和三姐姐眾人正抹牌在熱鬧處。只見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月娘連忙攙掇小玉送姐夫。搗角門出去了。西門慶下馬進門。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然後楚到潘金蓮房中來。金蓮慌忙接着。與他脫了衣裳。說道：「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西門慶道：「提刑所賀千戶新陞新平寨。知寨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拿帖兒。知會我不好不去的。」金蓮道：「你没酒教了。鬟看酒來你吃。」不一時放了桌兒。飲酒菜蔬都擺在面前。飲酒中間。因說起後日花園捲棚上梁。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進菓盒酒掛紅。少不得叫厨子置酒管待。說了一回天色已晚。春梅掌燈歸房。二人上床宿歇。西門慶因起早送行。着了辛苦。吃了幾杯酒。就醉了。倒下頭鼾睡。如雷。鼾不醒。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夜間有些餘熱。這潘金蓮怎生睡得着。忽聽碧紗帳內一派蚊雷。不免赤着身子起來。執燭滿帳照蚊。」

隨開之
私何所
不有但
不堪說
破耳

金瓶梅

卷之

十六

照一個燒一個。回首見西門慶仰臥枕上，睡得正濃，搖之不醒。其腰間那話帶着托子，纍垂偉長，不覺淫心輒起，放下燭臺，用纖手捫弄了一回。蹲下身去，用口吮之，吮來吮去。西門慶醒了，罵道：「恠小淫婦兒，你遠遠睡，我就搨搨死了一面，起來坐在枕上，亦發叫他在下儘着吮，又垂首玩之，以暢其美。正是：怪底佳人風性重，夜深偷弄紫簫吹。又有蚊子雙關踏，蕩行詞爲証。」

我愛他身體輕盈，楚腰膩細，行行一派笙歌，沸黃昏人未掩，朱扉潛身撞入紗厨內，款傍香肌，輕憐玉體，嘴到處胭脂記，耳邊廂造就百般聲。夜深不肯教人睡。

婦人頑了，有一頓飯時，西門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叫春梅篩酒過來，在床前執壺而立，將燭移在床背板上，教婦人馬爬在他面前，那話隔山取。

三

火托入牝中，令其自動，在上飲酒，取樂。婦人罵道：「好個不鑽的強盜，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怪刺刺教了頭，看蒼着甚麼張致？」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當初你瓶姨和我常如此幹，叫他家迎春在傍執壺斟酒，到好耍子。」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的，甚麼瓶姨，鳥姨，題那淫婦做甚？奴好心不得好報，那淫婦等不的浪着嫁漢子去了，你前日吃了酒來家，一般的三個人在院子裡跳百索兒，只拿我煞氣，只踢我一個兒，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回子嘴，想起來，奴是好欺負的。」西門慶問道：「你與誰辨嘴來？」婦人道：「那日你便進來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氣，說我在他跟前頂嘴來，罵我不識高低，的貨，我想起來爲甚麼養蝦蟇，得水蠱兒病，如今倒教人惱我。」西門慶道：「不是我也不惱，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吃了酒出來，路上撞見馮媽媽子，這般告訴我把我氣了個立睜，若嫁了別人，我到罷了那。」

金瓶梅

卷之八回

廿七

蔣太醫賊矮忘入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來他有甚麼起解招他進去
與他本錢教他在我眼前開舖子大刺刺的做買賣婦人道虧你臉嘴
還說哩奴當初怎麼說來先下米兒先吃飯你不聽只顧來問大姐姐常
信人調丟了瓢你做差了你埋怨那個西門慶被婦人幾句話冲得心頭
一點火起雲山半壁通紅便道你孫他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到明日
休想我理他看官聽說自古讒言罔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皆不能
免饒吳月娘恁般賢淑西門慶聽金蓮在席畔晚之間言卒致于反目其
他可不慎哉自是以後西門慶與月娘尚氣彼此覷面都不說話月娘隨
他往那房裡去也不管他來遲去早也不問他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
只教丫頭上前答應也不理他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到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

却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尚氣之後見漢子偏聽以為得志每日抖
搜着精神粧飾打扮希寵市愛因為那日後邊會着陳敬濟一遍見小夥
兒生的乖滑伶俐有心也要勾搭他但只畏懼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西
門慶往那里去便使了丫鬟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個下棋做一
處一日西門慶新蓋捲棚上梁親友掛紅慶賀遞菓盒許多匠作都有犒
勞賞賜大廳上管待官客吃到午晌人纔散了西門慶因起得早就歸後
邊睡去了陳敬濟走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床上彈弄琵琶道前
邊上梁吃了這半日酒你就不曾吃些甚麼還來我屋裡要茶吃敬濟道
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五更誰吃甚麼來婦人問
道你爹在那里敬濟道爹後邊睡去了婦人道你既沒吃甚麼叫春梅揀

又是
幾句挑
惹甚

救裡拿我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來與你姐夫吃這小夥兒就在他炕桌
兒上擺着四碟小菜吃着點心因見婦人彈琵琶戲問道五娘你彈的甚
曲兒怎不唱箇兒我聽婦人笑道好陳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
曲兒你聽我等你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敬濟笑嘻嘻慌忙跪着
央及道望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那婦人笑起來了自此這小夥
兒和這婦人日近日親或吃茶吃飯穿房入屋打牙犯嘴挨肩擦背通不
忌憚月娘托以兒輩放這樣不老實的女婿在家自家的事却看不見正
是

只曉採花成釀蜜

不知辛苦爲誰甜

第十九回

草裏蛇避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人靡不有初

想君能終之

別來歷年歲

舊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

君子所猶譏

寄身雖在遠

豈忘君須臾

既厚不爲薄 想君時見思

話說西門慶起蓋花園捲棚約有半年光陰裝修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
新慶房的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一日八月初旬與夏提刑做生日
在新買庄上擺酒叫了四箇唱的一起樂工雜耍步戲西門慶從巳牌時
分就騎馬去了吳月娘在家整置了酒餚細菓約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
娥大姐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遊賞裡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
好座花園但見

正面文五高週圍二十板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間臺榭假山真水翠
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四時賞玩各有風光春賞
燕遊堂桃李爭妍夏賞臨溪館荷蓮鬪彩秋賞疊翠樓黃菊舒金冬賞
藏春閣白梅橫玉更有那嬌花籠淺徑芳樹壓雕欄弄風楊柳縱蛾眉

帶雨海棠陪嫩臉，燕遊堂前燈光花似開，不開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湖山側，纔綻金錢寶檻邊，初生石筍，翩翩紫燕穿簾幙，啞啞黃鶯度翠陰，也有那月窓雪洞，也有那水閣風亭，木香棚與茶蘼架相連，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松墻竹徑，曲水方池，映堦蕉棕，向日葵榴，遊魚藻內，驚人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荔枝擎出，鬼王頭，當下吳月娘領着眾婦人，或攜手遊芳徑之中，或鬪草坐香茵之上，一箇臨軒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鱗，一箇伏檻觀花，笑把羅紈，驚粉蝶，月娘于是走在一箇最高亭子上，名喚臥雲亭，和孟玉樓、李嬌兒下棋，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玩花樓，望下觀看，見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耐寒君子竹，欺雪大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嬌

不減西園雅集

是兒婿作備

這戲作金不精甚其甚移易一字

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姐夫來，不一時敬濟來到，頭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脚下粉頭皂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跟前坐下，傳盃換盞，吃了一回酒，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棋，孫雪娥與孟玉樓却上樓觀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妨敬濟悄悄在他背後，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滾，那金蓮扭回粉頸，斜聽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那敬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樓他親嘴，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夥兒推了一交，却不想玉樓在玩花樓遠，遠瞧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裡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纔撇了敬濟，上樓去了，原來兩箇蝴蝶到沒曾捉得住，到訂了燕約鶯期，則做

了蜂鬚花嘴正是

狂蜂浪蝶有時見

飛入梨花沒處尋

敬濟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快然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遣其悶。我見他斜戴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前日相逢，今日相逢，似有情私，未見情私，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本是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又相思。

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庄子上吃了酒回家，打南瓦子巷裏頭過，平昔在三街兩巷行走，搗子們都認的，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為光棍，內中有兩箇一名草裡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受西門慶賞助，乃雞竊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箇在那裡耍錢，就勒住馬上前說話，二人連忙走到跟前，打箇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裡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庄上請我們吃

了酒來，我有一樁事，央煩你們，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沒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有使令，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付你二人道：那裡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兒，便了。因在馬上樓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箇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教俺兩箇往東洋大海裡拔蒼龍頭上角，西華岳山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的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箇銀兩，小人斷不敢領。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教玳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又被張勝攔住，說魯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似咱每推脫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

彼此俱
不說破
如何出
氣最有
奇音

扒到地下磕了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裡坐着不消兩日官情穩拍拍
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大官人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夏老爹那裡
答應就勾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箇不打緊後來西門慶果然把張勝送
在守備府做了箇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提那兩箇搗子得了銀子依舊
要錢去了西門慶騎馬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眾人聽見他進門都
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捲棚內看收家活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
園裡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伙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裡做甚麼來金蓮
笑道俺們今日和大姐姐開門看了着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
夏大人費心庄子上叫了四箇唱的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
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没酒教丫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
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

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襟衫兒五色縐
紗眉子下着白碾光絹挑線褰兒褰邊大紅段子白綾高底鞋兒頭上銀
絲髮髻金鑲分心翠梅鈿兒雲鬢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得紅馥馥朱唇白
膩膩粉臉不覺淫心輒起挽着他兩隻手兒樓抱在一處親嘴不一時春
梅篩上酒來兩箇一盃一口兒飲酒咂舌婦人一面摳起裙子坐在身上
噙酒哺在他口裡然後纖手拈了一箇鮮蓮蓬子與他吃西門慶道澁刺
刺的吃他做甚麼婦人道我的兒你就吊了造化了娘手裡拿的東西兒
你不吃又口中噙了一粒鮮核桃仁兒送與他纔罷了西門慶又要玩弄
婦人的胸乳婦人一面攤開羅衫露出美玉無瑕香馥馥的酥胸緊就就
的香乳揣摩良久用口舐之彼此調笑曲盡于飛西門慶乘着歡喜向婦
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舖

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菓子舖出來婦人便問怎麼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張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箇衆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麼我見他且是謙恭見了人把頭兒只低着可憐見兒的你這等做作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脚哩婦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脚我不信他一個文墨人兒也幹這箇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悞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奸詐兩個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家活歸房宿歇不在話下却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兩月光景初時蔣竹山箇婦人喜歡修合了些戲藥買了些景東人事美女相思套之類實指望打動婦人不想婦人在西門慶手裡狂風驟雨經過的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生憎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

鍾情文
畢人爲
甚情金
蓮未過
耳

愛真本
事人往
俗討此
沒趣

語語淫
長罵竹
山適所
以自罵
妙甚

羅致情
景宛然

砸的稀爛丟吊了又說你本蝦鱧腰裡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箇中看不中吃臘鎗頭死忘八常被婦人半夜三更赶到前邊舖子裡睡于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每日聒着算帳查算本錢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走在舖子小櫃裏坐的只見兩箇人進來吃的浪浪踉踉楞楞睜睜走在梳子上坐下先是一箇問道你這舖中有狗黃沒有竹山笑道休要作戲只有牛黃那有狗黃又問沒有狗黃你有冰灰也罷拿來我瞧我要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止有冰片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冰灰來那一箇說道你休問他量他纔開了幾日舖子那裡有這兩樁藥材只與他說正經話罷蔣二哥你休推睡裡夢裡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剛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

了。初開了這箇舖子，恐怕喪了你行止，顯的俺們沒陰騭了。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範，你不認範，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聽了，嚇了箇立，賺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没借銀，却問你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蛋，快休說此話。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於官不貧，賴債不富。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串鈴兒賣膏藥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這田地來，這個人道：我便姓魯，叫做魯華。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四十八兩，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裡借你銀子來？就借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張勝就是保人，因向袖中取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臘渣也似黃了，罵道：好殺才狗男女，你是那里搗子走來，謊詐我魯華聽了，心中大怒，隔着小櫃颺的一拳。

去早飛到竹山面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邊，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竹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因叫天福兒來幫助，被魯華一脚踢過一邊。那里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手，勸道：魯大哥，你多日子也耽待了，再寬他兩日兒，教他湊過與你便了。蔣二哥，你怎麼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講如何。這等撒野，張勝道：蔣二哥，這回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了。你若好好，早這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話。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了道：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借他甚麼錢來？張勝道：你又吃了早酒了，不隄防魯華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交，險不倒栽入洋溝裡，將髮散開，巾幘都污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來，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

在房中聽見外邊人嚷走來簾下聽覷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箇立
睜使出馮媽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關
閉了門戶家中坐的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卽差人分付地
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里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
提刑陞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如何借了魯華
銀子不還反行毀打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人通不認的此人並沒借他
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踢打把小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
叫魯華你怎麼說魯華道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延挨不
還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辱罵
小的說小的搶奪他的貨物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就是保
人望爺察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遞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寫着

立借票人蔣文蕙係本縣醫生爲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
魯各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不致少
欠恐後無憑立此借票存照

夏提刑
字人會
語罵
下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道可又來見有保人借票還這等抵賴看這厮咬
文嚼字模樣就像箇賴債的哨令左右選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三四
箇人不繇分說拖番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六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
一面差兩箇公人拿着白牌押蔣竹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
然帶回衙門收監那蔣竹山打的兩腿刺八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
瓶兒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噉在臉上罵道沒羞的忘八你通
甚麼銀子在我手裡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忘八砍了頭是箇債樁就
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忘八那四箇人聽見屋裡嚷罵不住

催逼叫道：「蔣文蕙既沒銀子，不消只管挨遲了。越早到衙門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又去裡邊哀告婦人，直此是竹山長技蹶兒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你只當積陰騭，四山五舍齋佛布施，這三十兩銀子罷，不與這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拿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方纔完事。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慶家回話。西門慶留在捲棚下，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了一遍。西門慶滿心大喜，說二位出了我這口氣，足勾了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西門慶那裡肯收，你二人收去買壺酒吃，就是。我耐謝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自行要錢去了。正是：

常將厭善欺良意，權作尤雲帶雨心。

却說將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歸到家中，婦人那裡容他住，說道：「只當奴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吃了，你越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這兩間房子尚且不勾你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着兩腿疼，自去另尋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的貨物都留下，把他原舊的藥材藥碾、藥篩、藥箱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了，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昏了一盆水，趕着潑去，說道：「喜得冤家離眼睛，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心中甚是懊悔，每日茶飯慵餐，蛾眉懶畫，把門兒倚遍，眼兒望穿，白盼不見一箇人兒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于今恩愛淪。房中人不見，無語自消魂。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

關着藥舖不開，靜落落的歸來，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想必那矮忘八打重了，在屋裡睡哩。會勝也得半箇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一日。八月十五日，吳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逕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分付玳安早回馬去罷。晚上來接我，旋邀了應伯爵、謝希大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妹兩箇陪侍勸酒，良久都出來院子內投壺耍子。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勒馬來接。西門慶正在後邊出恭，見了玳安，問道：家中無事？玳安道：家中沒事，大廳上堂客都散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眾人。大娘邀的後邊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里，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盤羹菓，兩盤壽桃，麵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馬一錢銀子，說爹不在家了，也沒曾請去。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裡吃酒來？玳安

亦喜

默語又却又不敢再緩效于立言

道：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說不吃酒，強說着叫小的吃了兩鍾，就臉紅起來。如今二娘到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太醫打發去了。二娘甚是懊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友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兒，還教小的回他一聲。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閒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箇好日子，擡了那淫婦來罷。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里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盡童兒，這里伺候爹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直走到李瓶兒那里，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哥哥，今日多累你，對爹說成就了此事，于是親自厨下整理蔬菜，管待玳安。說道：你二娘這里没人，明日好及你來幫扶天福兒，着人

搬家伙過去。次日催了五六副扛整擡運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蓋的玩花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疋段子紅。四對燈籠。派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與四箇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兩箇丫鬟。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西門慶那日。不往那里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幅巾坐的。單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箇人出去迎接。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悅。他爹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箇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半晌。于是輕移蓮步。款款登洲。縵出來迎接。婦人抱着寶瓶。徑往他那邊新房裡去了。迎春繡春。而

箇丫鬟。又早在房中鋪陳停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次日。叫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裡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往他房裡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金蓮道他是箇新人兒。纔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有些眼裡火。等我奈何他。兩日慢慢的進去。到了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裡歇去了。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箇丫鬟。睡了。飽哭了一場。可憐走到床上。用腳帶吊頸。懸梁自縊。正是

連理未諧鴛帳底

冤魂先到九重泉

兩箇丫鬟睡了一覺。醒來見燈光昏暗。起來剔燈。猛見床上婦人吊着。嚇慌了手脚。忙走出隔壁。叫春梅說。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

熱人二
必冷司
便亂矣

見婦人穿一身大紅衣裳，直掇掇吊在床上，連忙和春梅把腳帶割斷，解救下來，擲了半日，吐了一口清涎，方纔甦醒。卽時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娶將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裡去，惹他心中不惱麼？」恰似俺們把這樁事放在頭裡一般，頭上末下，就讓不得這一夜兒。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你不知道。淫婦有些吃着碗裡，看着鍋裡，想起來，你惱不過我。未曾你漢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麼話兒？沒告訴我，臨了招進蔣太醫去，我不如那厮今日却怎的又尋將我來？」玉樓道：「你惱的是他也，吃人騙了，正說話間，忽一片聲打儀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梅來請爹。六娘在房裡上吊哩，慌的玉樓攬掇西門慶不迭，便道：「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于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視，落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

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樓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姜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下來時，就灌了些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月娘眾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睡下，各歸房歇息。次日晌午前，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西門慶向李嬌兒眾人說道：「你們休信那淫婦裝死兒嚇人，我手裡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到房裡去親看着他上箇吊兒，我瞧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賊淫婦不知把我當誰哩。眾人見他這般說，都替李瓶兒捏着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去了。玉樓金蓮分付春梅把門關了，不許一箇人來，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覷。且說西門慶見他睡在床上，倒着身子哭泣，見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幾分不悅。先把兩箇丫頭都趕去空房裡住了。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指着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忘八

時 轉 念 寫 出 瓶 兒 之 流 雖 瓶 兒 自 取 然 亦 非 情 人 舉 止

始 終 無 一 巧 言 瓶 兒 畢

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甚麼緣故。流那秘尿怎的。我自來不曾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箇吊兒。我瞧了是拿一條繩子。丟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西門慶是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思量我那世裡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裡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床來。脫了衣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挨不脫。被西門慶拖番在床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戰兢兢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着。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教你畧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廝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矮忘八有甚麼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舖子。在我眼皮子跟前。要撐我的買賣。婦人道。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朝思暮想。奴想

竟 老 實 種 金 蓮 嘗 此 定 另 有 一 奧 妙 苦

的心斜了。後邊喬皇親花園裏。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我精髓。到天明。鷄叫就去了。你不信。只要問老馮兩箇丫頭便知。後來看看把奴攝得至死。纔請這蔣太醫來看。奴就像吊在麵糊盆內。一般吃那廝局騙了。說你家中。有事上東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這廝斫了頭。是箇債樁。被人打上門來。經動官府。奴忍氣吞聲。丟了幾兩銀子。吃奴即時攆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叫他寫狀子。告我收着。你許多東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婦人道。你可是沒的說。奴那裏有這話。就把奴身子爛化了。西門慶道。就筭有我。也不怕你說。你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裡容你不得。我實對你說罷。前者打太醫。那兩箇人是如此。這般使的手段。只畧施小計。教那廝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了。到官弄倒一箇田地。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計兒。還是可憐見。奴若

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死罷了。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又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厮誰強？婦人道：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箇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位，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說你這等為人上之人，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曾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莫要說他就是花子虛，在日若是比得上你時，奴也不恁般貪你了。你就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自己這一句話，把西門慶舊情兜起，歡喜無盡。卸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穿上衣裳，樓在懷裡，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厮他見甚麼碟兒，天來大，即叫春梅快放桌兒，後邊取酒菜兒來。正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有詩為証。

碧玉破瓜時

郎為情顛倒

感君不羞赧

回身就郎抱

第二十回

傻幫閒趨奉鬧華筵

癡子弟爭鋒毀花院

歸洞仙

步花徑闌干狹，防人覷常驚嚇。荆棘抓裙釵，倒閃在茶藤架勾。

引嫩枝呀啞，討歸路尋空罅。被舊家巢燕引入窓紗。

四定銷
盡古今
多此美
雄舞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柔情軟語感觸的回嗔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兩箇相摟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桌兒，往後邊取酒去。且說金蓮和玉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竊聽消息。這邊門又閉着，止春梅一人在院子裡伺候。金蓮同玉樓兩箇打門縫兒，往裡張覷，只見房中拿着燈燭，裡邊說話都聽不見。金蓮道：俺到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倒聽的伶俐。那春梅在窓下潛聽了一回，又走過來，金蓮悄悄問他房中怎的動靜。春梅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

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會春梅道：他見爹惱了，纔慌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平上。爹如今問他話哩？」王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此時是八月二十頭，月色纔上來，兩箇站立在黑頭裡，一處說話，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潘金蓮向王樓道：「我的姐姐，只說好食菓子，一心只要來這裡，頭兒沒過動下馬威，早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箇好不順臉的貨兒，你若順順兒他，倒罷了，屬扭孤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吃小婦奴才壓枉造舌，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吃他奈何得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二人正說話之間，只聽開的角門响，春梅出來，一直逕往後邊走，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兒，那去春梅笑着，只顧走。」金蓮道：「惟小肉兒，你過來，我問你話，慌走怎的？」

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脚，方說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話，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桌兒。如今往後邊取酒去，金蓮聽了，向王樓說道：「賊沒廉恥的貨，頭裡那等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及到其間，也不怎麼的，我猜也沒的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這賊小肉兒，沒他房裡丫頭，你替他取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秘聲浪類，我又聽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于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俺這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待動，且若幹貓兒頭，差事鑽頭，覓縫幹辦了，要去去的那快，現他房裡兩箇丫頭，你替他走，管你腿事，賣羅葡的，跟着鹽担子，走好箇閒槽心的小肉兒。」王樓道：「可不怎的，俺大丫頭蘭香，我正使他做活兒，他便有要沒緊的，爹使他行鬼頭兒，聽人的話兒，你看他走的那快。」正說着，只見玉簫自後邊驀地走來，便道：「三娘還在這裡，我來接你來了。」玉樓道：

癡了頭
問語酸

恠狗肉說我一跳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曾玉簫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了我來前邊瞧瞧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菓去了因問俺爹到他屋裡怎樣箇動靜兒金蓮接過來伸着手道進他屋裡去齊頭故事玉簫又問玉樓玉樓便一一對他說玉簫道三娘真箇教他脫了衣裳跪着打了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跪纔打他玉簫道帶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怎麼挨得玉樓笑道恠小肉兒你倒替古人耽憂正說着只見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逕往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勾當兒雲端裡老鼠天生的耗分付快送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你不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面把酒菜擺在桌上就出來了只是綉春迎春在房答應玉樓金蓮問了他話玉簫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二人一路去

了金蓮叫春梅關上角門歸進房來獨自宿歇不在話下正是

可惜團圓今夜月 清光咫尺別人圓

不說金蓮獨宿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箇相憐相愛飲酒說話到半夜方纔被伸翡翠枕設鴛鴦上床就寢燈光掩映不啻鏡中鸞鳳和鳴香氣薰籠好似花間蝴蝶對舞正是今宵勝把銀缸照祇恐相逢是夢中有詞為証

淡畫眉兒斜插梳 不忤拈弄倩工夫 雲窓霧閣深深許
 蕙性蘭心款款呼 相憐愛 倩人扶 神仙標格世間無
 從今罷却相思調 美滿恩情錦不如

兩箇睡到次日飯時李瓶兒恰待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後邊拿將飯來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半盞兒又教迎春將昨日剩的金華酒

篩來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喫了兩甌子，方纔洗臉梳粧。一面開箱子，打點細軟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金鑲鴉青帽頂子，說是過世老公公的，起下來上等子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替他做一對墜子，又拿出一頂金絲髮髻，重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髮髻沒有？西門慶道：他們銀絲髮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這髮髻。婦人道：我不好帶出來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打一件金九鳳墊根兒，每箇鳳嘴，啣一溜珠兒，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的金鑲玉觀音滿池嬌，分心。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了衣服出門。李瓶兒又說道：那邊房裡没人，你好友委付箇人兒看守，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老，科道：我管磕磕的，獨自在那裡，我又不放心。西

忍又搖
光者
感痛無
取

門慶道：我知道了，袖着髮髻和帽頂子，一直往外走，不防金蓮崩着頭，站在東角門首，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纔出來。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婦人道：恠行貨子，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兩隻手拉着，說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恠火燎腿，三寸貨，那箇拿長鍋鏊，吃了你慌往外捨的，是些甚的？你過來，我且問你。西門慶道：罷麼？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回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袖子裡重重的，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這袖子裡就掏，掏出一項金絲髮髻來，說道：這是他的髮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知你每沒有說，不好戴的，教我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髮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髮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一件

不曉人
使人愛
亦使人
憎

照依上房戴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
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
把剩下的好友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西門慶道滿池嬌他
要揭實枝梗的金蓮道就是揭實枝梗使了三兩金子滿頂了還落他二
三兩金子勾打箇甸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宜
兒隨處也搯箇尖兒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友記着你不替我打將
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髮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兒你幹上了
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上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
要打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髮髻來使得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
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却說吳月娘
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

二人不
說話全
氣憤景
偏在沒
要緊
然圖出

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
半日纔說我使他有勾當去了原來月娘早辰分付下他往王姑子菴裡
送香油白米去了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說娘使他有勾當去了月娘罵道
恠奴才隨你怎麼回去平安慌的不敢言語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眾
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語我又驚的慌一箇人也拉刺將來了
那房子賣吊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左右有他家馮
媽媽子再派一箇沒老婆的小廝同在那里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
的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他媳婦子七病八痛一時病倒了在那里誰扶
待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箇一家之主不爭你與他爹兩
箇不說話就是俺每不好張主的下邊孩子每也沒投奔他爹這兩日隔
二騙三的也甚是沒意思姐姐依俺每一句話兒與他爹笑開了罷月娘

月娘典
西門慶
相好時
何等資
惠今稱
冷落便
有許多
定豎不
爭之言
可見如
取局冷
局之難

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箇意。我不曾和他兩箇嚷鬧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臉。你休想我正眼看着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如今聳七八箇在屋裡。纔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我當初說着攔你。也只為好來。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又買他房子。今日又圖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況他孝服不滿。你不好娶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裡。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過水。只瞞我一箇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裡歇。明日也推在院裡歇。誰想他只當把箇人兒欺了。家裡來端的好在院裡歇。他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麗。狐哨。喬龍畫虎的。兩面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每這等依老實。苦口良言。着他理你。兒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在這里。隨我去。你每不要管他。幾句

話說的玉樓眾人訕訕的。良久只見李瓶兒梳粧打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襟羅衫兒。翠蓋拖泥粧花羅袂。迎春抱着銀湯瓶。綉春拿着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眾人遞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也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地。潘金蓮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過來。與大姐姐下箇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姐和他爹好些時不說話。都為你來。俺每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兩箇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道。姐姐分付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插燭也似磕了四箇頭。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每不要來攬撥我。已是賭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哩。以此眾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旁。拿把抵子。與李瓶兒抵頭。見他頭上戴着一副金玲瓏草虫兒頭面。并金累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

草虫頭面有些抓頭髮不如大姐戴的金觀音滿池嬌是揭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簫來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簫問道六娘你家老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惜薪司掌廠玉簫笑道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得好柴小玉又道去年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婦人不省說道他尋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玉簫又道你老人家鄉裡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勾了戲○稱○兒○禁○得○起○小玉又說道昨日朝廷差四箇夜不收請你往口外和番端的有這話麼李瓶兒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月娘罵道恁臭肉每幹你那營生去只顧落他怎的于是把箇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良久西門慶進房來

又急急
挽回是
瓶兒之
為人若
全意則
定到來
莊去矣

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活就計較發來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酒少不的請請花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說了也罷你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你這里再教一箇和天福兒輪着上宿就是不消叫旺官去罷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即叫平安分付你和天福兒兩箇輪一週一日獅子街房子里上宿不在言表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安排插花筵席一起雜耍步戲四箇唱的李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就來了官客在捲棚內吃了茶等到齊了然後大廳上坐席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二席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實念孫天化第五席常峙節吳典恩第六席雲理守白賚光西門慶主位其餘傳自新貢第傳女婿陳敬濟兩邊列坐樂人撮弄雜耍數回就是笑樂院本

下去李銘吳惠兩箇小優上來彈唱聞着清吹下去四箇唱的出來筵外
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當斗膽請新
嫂子出來拜見拜見足見親厚之情俺每不打紫花大尊親并二位老舅
沈姨丈在上今日爲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了罷謝希大
道哥這話難說當初有言在先不爲嫂子俺每怎麼兒來何況見有我尊
親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後做親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西門慶
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你不要笑俺每都拿着拜見錢在道里不自教他
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單管胡說吃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
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
小狗骨禿兒的鬼你幾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三
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徑好不好

我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猱獅狗好不利
害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伯爵故意下席趕着玳安踢兩脚笑
道好小狗骨禿兒你傷的我好趁早與我後邊請去請不將來打二十攔
杆把衆人四箇唱的都笑了玳安走到下邊立着把眼只看着他爹不動
身西門慶無法可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
見見罷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纔把脚下人趕
出去闕上儀門孟玉樓潘金蓮百方攛掇替他抵頭戴花翠打發他出來
廳上鋪下錦毡綉毯四箇唱的都到後邊彈樂器導引前行麝蘭鬢鬚絲
竹和鳴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下着金枝線葉沙綠百花褰腰裡
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胸前纓絡繽紛裙邊環珮玎瓏頭上珠
翠堆盈鬢畔寶釵半卸粉面宜貼翠花鈿湘裙越顯紅鴛小正是

恍似姮娥離月殿

猶如神女到筵前

當下四箇唱的琵琶箏弦簇擁婦人花枝招颭綉帶飄飄望上朝拜慌的
 衆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却說孟玉樓潘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
 大廳軟壁後聽聽見唱喜得功名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
 直至永團圓世世夫妻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你聽唱的小老婆今日
 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里那月
 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惱在心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
 這夥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得生出幾箇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
 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一表人物
 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里有哥這球大福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
 日死也得好處因喚玳安兒快請你娘回房裡只怕勞動着倒值了多的

從曲中
此語又
聰明又
蘇冷

班花
面口角
孤甚

吳月娘衆人聽了罵扯淡輕嘴的囚根子不絕良久李瓶兒下來四箇唱
 的見他手裡有錢都亂趨奉着他娘長娘短替他拾花翠疊衣裳無所不
 至月娘歸房甚是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并
 人情禮盒子盛着拿到月娘房裡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囚根子拿送
 到前頭就是了平白拿到我房裡來做甚麼玳安道爹分付拿到娘房裡
 來月娘叫玉簫接了掠在床上去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
 後邊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
 道昨日你嫂子在房里打攪又多謝姐夫送了桌面去到家對我說你與
 姐夫兩下不說話我執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又請姐姐你若這等
 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自古痴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
 常今後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的做好好先生

夫妻之
間天倫
所係乃
以好好

先生為
賢德可
勝嘆息

此教語
必不可
少不答
前此路
又何異

繞顯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我這窮官兒豕了頭，只當忘故了的算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罷。賊強人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着。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箇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拿茶來吃。畢茶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辭。月娘出來當下眾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四箇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銷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自此西門慶連在瓶兒房裡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有潘金蓮惱的要不的，背地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尤密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實便奈
後此共
二班

西門慶自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庄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駟馬成群。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箇小廝，一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玉簫、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箇丫頭衣服首飾粧束起來，在前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玉簫學箏，迎春學弦子，蘭香學胡琴。每日三茶六飯，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傅夥計責第傳開解當舖，女婿陳敬濟只掌鑰匙，出入尋討。責第傳只寫帳目，秤發貨物。傅夥計便督理生藥解當兩箇舖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邊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成架子，閣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當許多銀子出門。陳敬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

大綱

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算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要不的一日在前廳與他同桌兒吃飯說道姐夫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托了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婿我若久後沒出這分兒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那敬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里蒙爹娘擡舉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耽待便了豈敢非望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兀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他寫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這小夥兒綿裡之針肉裡之刺

常向綉簾窺賈玉

每從綺閣竊詩香

光陰似箭不覺又是十一月下旬西門慶在常時節家會茶散的早未掌

燈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二箇並馬而行剛出了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天雪花來應伯爵便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裡也不收我每許久不曾進裡邊看看桂姐今日趁着落雪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望他望去祝實念道應二哥說的是你每月風雨不阻出二十銀子包錢包着他你不去落的在自在西門慶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說的把馬運往東街拘欄來了來到李桂姐家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裡掌着燈丫頭正掃地老媽并李桂卿出來見畢禮上面列四張交椅四人坐下老虔婆便道前者桂姐在宅裡來晚了多有打攪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日空過他我恐怕晚了他們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鬟就安放桌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麼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今日是

他五姨媽生日拿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絨絹的丁沮公兒子丁土官人號丁雙橋，取了千兩銀子，絨絹在客店裡瞞着他父親來院中闕頭上拿十兩銀子，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歇了兩夜。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門慶到老虔婆，教桂姐陪他到後邊第三層一間僻靜小房坐去了。當下西門慶聽信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每慢慢等他。」這老虔婆在下面一力攛掇酒餚蔬菜齊上，須臾堆滿桌席。李桂卿不免爭排雁柱，歌按新腔，眾人席上猜枚行令。正飲酒時，不妨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窓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姐在房內陪着一箇戴方巾的鬻子飲酒，繇不的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吃

此書
在知

此書
在知

酒桌子掀翻，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平安、玳安、畫童、琴童、四箇小廝上來把李家門窗戶壁床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探出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那丁二官又是箇小膽之人，見外邊嚷鬧起來，慌的藏在裡間床底下，只叫桂姐救命。桂姐道：「吓，好不好？還有媽哩，這是俺院中人家常有，不妨事，隨他發作，叫嚷你只休要出來。」老虔婆見西門慶打的不相模樣，還要架橋兒說謊，上前分辨。西門慶那裡還聽他，只是氣恨恨呼喝小廝亂打，險些不曾把李老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三人，刺喇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場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裏

他家正是

宿盡閒花萬萬千，不如歸去伴妻眠。雖然枕上無情趣

